

本於佛教中論理心理物理之原則而能解釋之，是合學術宗教而為一矣。蓋世尊之說法，因衆生而起大悲心，因大悲而生菩提心，而成正覺。既有覺，自不能離智慧。悲智双修者，佛教之最大特色，為世界其他宗教所不及。他教之教徒，謂起於迷信，不也。皈依佛法，則智者之事也。——見「博士界之論辯」中附錄張君勳先生「萬居士演講錄序」。

七、「法顯，玄奘，義淨三人之著作，現均譯成歐洲文字，而為世人所珍視。今之來印者，均應追念三人重印其著作，並應擇定一日以紀念之。」——先生於廿九年一月廿二日在加爾各答中華總商會招待席上講「旅印華僑之前輩」中所講。

八、「舊日頹廢之宗教，如佛教之子孫廟，酒肉和尚道士，廟產私有，佛事中之打牌飲酒及佛道兩教人士之無教育，應澈底改造。各佛廟之管理應立於一個組織之下，僧人與道士應受十年訓練，規定應讀之經，應具之知識與通曉世界各宗教之情況。」——見先生著「義理學十講綱要」。

九、「廿年來，夫人對我之政治活動，心知其為國之不能自己，然以為消耗精神於無用之地，勸我捨政治，專心致力於文化。雖心感其言，然人民之憔悴慘痛，令我甘入地獄中。受盡人世之謗毀窘辱，惟不敢自逸之一念，實有以致之而已。」——見先生作「亡室王夫人告送述略」。

十、「今大陸淪陷矣，民心向背可知矣。誠以祖逖擊楫斷流之決心，武侯攘除奸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鞠躬盡瘁之忠誠，更高者出之以釋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捨身救世精神，吾見中華民族獨立與光榮之恢復有日矣。」——見先生著「中華民族精神——氣節」。

最近先生的「比較中日陽明學」和「義理學十講綱要」兩書，已在臺北出版。這是因為國人祇是一張嘴在好說，並沒有真切的去做，而且做的都不合乎理性，所以著此書，給國人一個警惕。同時先生並提出「一曰質樸之心地，二曰明辨之知識，三曰誠實之意志，四曰貞固之行爲」。這四項爲人做事的原則。至於「義理學十講綱要」，乃是以一個新的姿態，新的解釋，來發揚和重整已經浸透了我全民族二千年的孔孟之教，保持固有文化傳統。

儒者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，是不反對宗教的。中國各宗教間，沒有戰爭，多少也祇有孔教在。儒者不講過去的「未知生」，也不究未來的「焉知死」，祇是求在人生現在這一階段中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」的。儒家沒有累世之學，能教人們在「斷見」的今世這一段中，能做一個良善的人，比較容易爲大眾所接受，也正是佛教的「四無量心」和「八正道」所企求的。佛教方面，永久有僧侶和居士不斷地持續佛陀

的慧命。而在儒教方面，於此打倒孔家店之際，而有先生作儒家的繼往開來者，也正是國人和佛教子弟所希望的。儒家吸收了佛學成爲理學，佛教也從山林裏深入到實際的人群生活中。就中國說，儒佛二教是相依爲命，是相得益彰的，先生應該在這二教中間，作一個橋樑。

抗戰前，先生在上海以三百銀元訂購大藏經。戰事起後，先生隨政府參加抗戰工作，西赴漢渝。勝利後回滬得見大藏經已爲友人取存甚久，喜極。乃未竟讀，亦未携出。今先生向臺北購大藏經，這種兩次的購讀大藏經，在今世可謂希有。

最近和先生通訊中，對周祥光居士著的中國佛教史很爲讚譽，對南懷瑾居士的禪海蠡測，認爲意見也多相同之處，並示知美國佛教甚爲發達，每週各佛廟也都做禮拜，西方人已深入堂奧，與代治佛教者應注意等等。先生現正在美國斯丹佛大學，擔任研究工作和著述。所著英文版的新儒家哲學，也已出版。先生上無片瓦，下無立權，心目中祇保存有我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社會遺產，精進不懈，實在令人感嘆。

美國有一個新口號，是「到東方去」，我們願意先生研讀了大藏經，即在美國有更高的成就，在沒有回國前，成爲美國的鳩摩羅什。凡有佛經之處，都有天龍衛護是處是人。先生今雖七十，達到了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，而精力充沛，體健愈常人，今深入經藏，會進入另一個境界而福壽康寧的。

詩 兩 首

王 大 任

呈 炳南老居士指教

遊 日 本 東 照 寺

古剎由來久，登臨近暮秋，萬松如笏列，孤塔共雲浮，訪道空山寂，參禪竹樹幽，塵氛沾不得，禽鳥樂啁啾

乙 未 至 日

廿年湖海接遲客，至日燈前默想人，已辨韶華隨逝水，空餘孤憤走風塵，識途老馬拋心力，護法佛陀有怨親，回首軟紅成隔世；夜闌無那語傷神！